

文武雙全前無古人

球王李惠堂的故事（九）

●汪清澄

金蟬脫殼逃離香港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軍隊侵襲香港，英軍無力抵抗，一連十八天，到十二月廿五日，全港淪陷，香港、九龍所有足球場都作為軍用，港僑體育界，特別是足球健兒，全都潔身自愛，隱居或離港，誰都不願拋頭露面，跟日本人合作。南華會的球王李惠堂，由於地位聲譽和球技，使日寇不得不敬重他，並想加以利用。

一九四二年七月，日本扶持的南京偽政權，積極拉攏李惠堂，由偽外交部長褚民誼和宣傳部長林柏生聯名打電報給他，說要派徐世光乘專機來迎接他和南華隊，到南京及東北去作巡迴表演，藉以慶祝滿洲國建立十周年。球王接到電報至為驚恐，於是和南華老友陳靜濤、梁早如研商籌

劃，脫離虎口。

球王是家喻戶曉的名人，一有動靜便受人注意，他們研究的辦法是由球王帶南華隊到澳門去作義賽，然後俟機金蟬脫殼，逃離香港，到國軍控制的防區及大後方，為抗日建國，奉獻力量。

當時球王在香港瑞典洋行任秘書，離港前先打發妻子廖月英帶著子女回廣東五華故鄉，他率南華隊人馬浩浩蕩蕩到達碼頭，這時陳靜濤和梁早如送來一個皮箱，說是拜託球王帶去澳門送給一個朋友。球王在球員和送行人眾目睽睽之下接受這個皮箱。

李惠堂與陳靜濤、梁早如都心裏有數，這個皮箱本來就是李惠堂準備逃離香港要帶的物品。因為去澳門比賽，他沒有必要帶惹人注意的東西，所以要陳靜濤、梁

早如及時出現碼頭，使個遮眼法，為此球王有「難中惜別」詩一首，留作紀念。

生平怕聽陽關曲，淚眼相看一別難，從澳門到廣州，需要七個小時的船程，但因天氣不好，一連十天大風大雨，船不能開，偏偏這時到了澳門的李惠堂，收到一封電報，說南京偽政府派來的專機，已飛到廣州，徐世光問球王，專機要在廣州等他或是再飛去香港接他？

氣節高尚忠貞不二

球王心裏知道不妙，日寇支持的偽政府追得很緊，於是回電徐世光，南華隊在澳門比賽結束，會立即回到香港。

天氣終於放晴了，球王正巧碰到一位姓陸的朋友，在「南斗丸」船上服務，希

望能乘這隻船去廣州灣，但不能在船上遇見日本人。陸姓朋友答應幫忙安排，球王就上船躲在米艙中。開船後正暗自慶幸已脫離虎口，那知半途上發生意外，因遇另艘「宜陽丸」遇難，「南斗丸」去救「宜陽丸」，又折回了澳門。

球王回到澳門，立即參加足球隊的義賽。本以為在「南斗丸」悶了十二小時，不能有好的表現，但是南華隊以五比二勝了澳門聯隊，他個人獨進四球。

踢完義賽，球王又回到「南斗丸」，他化裝平民，躲在艙底，七月廿四日終於到了廣州灣，在寸金橋登岸，經由法國租界輾轉到東江，在國軍粵閩贛邊區司令香翰屏將軍部下做參議，兼東江區公路主任。他拍電報給電信總局局長李大超，告知已脫離虎口，澄清一切謠言。

這一段球王金蟬脫殼，對國家忠貞不二，不為敵偽宣傳利用的高尚情操，一直為體育圈內人士津津樂道，他自己也很感得意。

父子同場成為佳話

在東江他召集球友李碩友、譚均幹、葉北華、鄒文治、華繼等，替航空建設協

會做宣傳，組隊和當地體育團體舉行義賽。

一九四四年四月，中央軍校在成都舉行二十周年校慶，他專程前往為中正小學籌款義賽，沿途在曲江、桂林、柳州也作義賽表演。桂林失陷後他便在四川省各縣舉行足球，網球為支援祖國抗日戰爭的義賽，或為各機關籌款勞軍。一九四五年春，羅卓英將軍請他任青年軍體育視導，位至少將。同年七月底他同香翰屏司令乘機飛回長汀，轉五華原籍省親，直到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

十月二十日，他乘船到廣州，二十三日恰是他四十歲的生日，這天航次遇到強盜，憑他勸說感化，沒有遭劫。二十五日到達廣州，二十七日重回出生地香港。

他在大後方抗戰期內，始終站在本位工作，致力於體育的抗戰建國大業。球王次子李育德，隨侍在側，從這時起，時常父子同場，一起踢球，成為球王二世，世襲相傳，又是名將，成為佳話。

江湖賣藝誤會一場

球王從澳門化裝脫離虎口以後，循廉江、鬱林、桂平、柳州、桂林、衡陽、曲江兜了一個大圈子，回到他闊別了三十年

的老家五華。沿途所經各地，有球場的城市都邀請他參加義賽，有時踢小型足球，有的地方踢大足球。離老家六十英里的梅縣，足球風氣相當濃厚，在廣東省運會上曾得過縣際冠軍。

球王第一次到梅縣賽球那天，轟動了整個縣城，萬人空巷的擠到那相當宏偉的公共體育場，把球場重重圍住，身材矮小後到的觀眾，只好向場內小吃攤販把椅子租來，高高的站在肉屏風後面，賣小吃的攤販也樂得多賺一些意外的銅鈔。

辛辛苦苦踢完了球，球王從人叢中打道回旅館，耳邊廂聽到一位鶴髮童顏的老人在批評，他說：「我以為李惠堂是三頭六臂的，原來同平常人一模一樣，球怪從那裏怪起來。」球王心想這位老伯，花了五塊大洋買門票來看球，心中一定有點失望和懊悔囉！

一九四三年抗日第四戰區張司令官，邀球王到柳州為向華小學義賽募款，主辦單位在通衢大道，遍貼上球王的畫像和名字廣告，後來球賽結束了，警察局派了一位科員，到球王住的艇上來，打開收條簿說要球王交廣告費，球王文二和尚摸不著頭腦。原來警察局以為球王是走江湖賣藝

的，四處張貼廣告，又把他的畫像貼上去以廣招徠。他經一番唇舌，才解釋清楚。

球王當時在想，他費了精神時間和體力來作義賽，分文不取還不打緊，連義賽的廣告費也要他掏腰包，那才滑天下之大稽呢！

手腳骨折劫數難逃

在柳州的義賽中，球王為了避免撞傷球場邊一個穿紅衣服的小女孩，匆急中自己故意跌倒地上，以阻去勢，右手背在地面一塊石頭上敲個正著，疼痛難當，瘀腫不堪。

粵劇萬能佬倌薛五哥覺先，在場邊看球，看到球王受傷的情形，要他踢完球到薛五哥戲院裏，用班中跌打藥醫治。吃過晚飯後，球王到演劇的後台，看到跌打丸用白蘭地酒燉溶的藥酒，一位班中師傅很熱心的替球王治療，把球王的手背放到椅靠上頭，蘸著藥酒拼命的用力磨擦患處，一時球王痛徹心肺，汗淚交流，搶地呼天的叫著，驚動了劇團中人，圍著球王看熱鬧，議論紛紛，一位扮丫頭的小姐，還嬌聲滴滴的諷刺球王說：「擦擦藥酒便像宰豬般叫，連我們女子都不如，想不到踢足

球的人沒中用到這樣田地。」

球王聽了心裏有點慚慄，過了幾天到桂林市立醫院去照X光，發現右手背近小指處，有一塊小骨碎斷，怪不得使他受不起。球王很想設法通知那位小姐，讓她知道實情，不要以為足球員是怕痛的。

後來球王馬馬虎虎，包上些草藥，乘飛機赴重慶和成都的軍校去作義賽。想起自己一生為了踢足球，手與腳的骨頭都折斷過，恐怕是劫數難逃吧！他脫險過桂林，也有詩誌感：

世亂時虞歷萬難，今朝脫險向長安，
桂林山水迎人笑，我正飄零意未寬。

將軍駿馬令人側目

一九四四年廣西青年團發起四省足球元首杯賽，邀球王前去指導，始得盡量遨遊桂林。結果這一比賽因雲南、貴州兩省難以組隊，祇得廣東、廣西派隊參加，球賽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鏖戰三次，最後廣西隊以頭球獲得勝利，極像一九二九年華東對華南，在香港加山三戰才分勝負的歷史重演。

桂林公共體育場是隨時開放沒有嚴密管理的，裏面養著白崇禧總司令的幾頭駿

馬，互相追逐取樂，想不到在兩廣第三場球賽開始前兩分鐘，怪劇就上演了。

一頭公馬春情發動，糾纏著一匹母馬不肯放鬆，一直追到球場的中央，在萬目睽睽之下交起尾來，那時兩隻球隊的球員，已各據一邊作射門練習，看見了這怪象，大家不好意思都坐了臉坐下，有些頑皮的觀眾還湊熱鬧，鼓掌叫好，帶女眷看球的觀眾難為情到恨不得馬上鑽入地下去。

幾分鐘後來了幾個憲兵，才把兩隻借球場做陽台的壞東西，趕出了球場。這一幕球場怪劇，球王說真是亙古未聞，破天下一萬方的紀錄，也是人獸間的分野。

名城獻藝掌聲如雷

抗日戰事時期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本部設在成都，球王應萬耀煌校長的邀請，去慶祝廿周年校慶，並作足球義賽，球賽在南門外華西壩舉行，那裏環境幽美，綠樹成蔭，球場上青茸茸的嫩草，踏上去感覺異常舒服，四周有些池塘，路邊種植許多楊柳，加上天氣宜人，廁身其間，頰襟盡滌，使人悠悠然有出世之感。

在這詩情畫意的錦官城外，古蹟很多

，如武侯祠、杜甫草堂、青羊宮、望江樓等，都有吸引遊客留連忘返的魔力，球王認為在國難日期的戰時，莘莘學子能到這樣美好的環境唸書，真是天之驕子，幸運無匹了。

當時華西壩是文化區，除華西大學外，有山東遷來的齊魯大學、南京的金陵大學、金陵女子文理學院、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及農學院的畜牧獸醫系，此外還有多所專科學校及高級中學，建築都是西式洋房，整潔美觀，洋人很多。

球場的看台，是用竹子及木棍臨時搭成的，大概能容納五六千人，場外還有小販出售球賽特刊，介紹球王及足球常識掌故等。

球王李惠堂的故事(九)

球王領導的東方隊，在那裏表演了好幾場，觀眾場場爆滿。在下那時唸高中二年級，第一次有機會看到球王的絕技。當時李惠堂已三十八歲，接近退休，已非黃金時代縱橫球場的雄姿，他在球場上很少奔跑，大部分時間在牽制對方防守的注意力，得球時多傳給隊友，一旦守衛鬆懈，有機可乘，他就動若脫兔，左突右衝，盤球急進，剎那間起腳一舉射入球門。有一次看他得球突然盤過兩人，尚未看清楚是

怎麼起腳的，皮球如箭飛出，命中紅心，全場已掌聲如雷了。

當時成都各大學的足球精英，加上社會名腳，無論怎麼排陣組合都無法能贏得一場球王領導的球隊，每場比賽，球王本可多勝幾球，但他為不使對手難堪，總是適可而止，這跟他待朋友一樣，是講義氣，相當厚道的。有時還會為提高觀眾興趣，製造緊張氣氛，使對手也增加信心和希望。

球王戰時飛成都義賽，有詩記事如下：

海角歸來奔國難，名城獻藝賽頻頻，
夜來把酒談風月，如此江山實可人。

四川球迷硬是要得

抗日戰爭時期，重慶是陪都，那裏有一座復興關，是戰時政府各階層訓練幹部的大本營，設備周全，足籃球球場游泳池都有，可惜離市區較遠，球王率領球隊常與美軍、英軍舉行義賽，轟動山城，球迷有坐滑竿（像南方的山兜）的、騎馬的、乘汽車的，及走路來的絡繹於途，崎嶇的山路不能減低人們看球的興趣，有時天雨路爛，球迷們也不怕地滑難行，這種看球的精神，球王表示令人佩服。

球王說四川朋友看球，沒有上海人那麼緊張衝動，他們有如坐茶館「擺龍門陣」（聊天）般的閒適心情觀賞，遇精彩處會高聲叫「要得！」、「硬是要得！」這對球員的鼓勵和南方人叫「好嘢！」、「真好嘢！」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球王記得很清楚，當年考試院長戴傳賢和美國的魏德邁將軍，都曾為他舉行的足球義賽主持開球，賽前並逐一和他的球友們介紹這兩位名人。他留有重慶懷人戲筆詩一首：

情專轉恨無方寸
恩怨何嘗有夙因
倘是緣深人亦渺
山城苦憶不成眠

天府之國不如目見

自流井（現名自貢市）是四川一塊產鹽的聖地，球王說那裏地下的寶藏是神妙不可思議的。鹽商們掘了很深的井，用人工把底下的鹽水汲上來，放到一個個的蒸鍋裏去，鍋底下的機關一開，用火種向那鐵管子燃著，便有天然氣的火在蒸鹽了。

這個蒸鹽的水及蒸鹽的天然氣，巧妙

的配合在一起，都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，真天賜寶藏，四川被稱為「天府之國」，於此可見一斑。但耳聞不如目見，你非親眼看到這玄妙的東西，是難以相信的。

從地方大小的比例算起來，無疑的自流井是對國庫納稅最多的一個小城市。那地方縱橫不到五英里，有山有水，明媚可愛，市內相當清潔幽靜。市民大多從事鹽業，衣豐食足，所以治安也很好。

體育活動在那邊，除了學校裏而外，社會人士了解的不多，球王到自流井踢小型足球和作網球義賽，算是破天荒的熱鬧大事。

四川的各城市，因受楊森將軍提倡體育的影響，對網球的興趣特別濃厚，每個地方都有網球場的設備，大多是三合土球場，可見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」；達官貴人能以身作则來提倡，參加活動的人當然很多。

不過那兒足球風氣，頗為沉寂，很多未看過足球的老鄉，還不知道球是圓的抑是方的。球王帶著球友到球場上去劃界線，裝上球門，還在報上介紹一些關於足球的文章，以引起大家的興味。

球王說，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新聞記者，在球賽那天，走來很高興的訪問球王，「李先生請問你今天表演幾個節目？」踢足球而講幾個節目，球王走遍天涯都未聽說過，當時難作回答；於是球王只好說：「等一會請你自己去觀察便知道了！」

球王有自流井答記者問古風一首如下：
山鄉僻壤忘體育，問我表演幾節目，
笑答本人善射門，頭頂腳踢難盡錄。

達官貴人與民同樂

球王多年來不歇憧憬昆明的景色，第一次去探望是在一九四五年六月，他任職青年軍體育總視導，從重慶乘軍用專機繞道昆明、芷江到福建去視察，在昆明住了兩天，除了遨遊溫泉西山大觀園黑龍潭各名勝外，還謁見了軍政部長何應欽，雲南省主席龍雲和美國飛虎隊陳納德將軍。

到處都可看到我抗日的盟軍，機場忙碌不堪，平均每一分鐘有一架飛機昇降。午後史迪威公路運來的戰鬥品和物質，百輛以上的卡車，長龍般駛進市區來，使人見了從興奮中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。

球王為了職責在身，沒有偷閒去踢足

球或打網球，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冬末，他才應召偕次子李育德再度登臨，效力冬賑足網球義賽。

昆明的網球風氣尚好，足球水準還未達理想的程度，但是大家興趣盎然，每次比賽都能吸引大量球迷，有一次竟擁擠到不能比賽。這是上佳的現象，尤其是達官貴人們，都感覺特殊興味，以身作則，與民同樂，主席、廳長、市長都在足球或網球場上，武裝起來，大顯身手。

一九四八年元旦，他們降貴紆尊，參加足球表演賽，民眾鼓掌叫好，可憐這班舊調重彈者，踢起來有點毛毛手毛腳，上氣不接下氣，顛踣追逐，引得人們呵呵大笑，有些人第二天還在埋怨屁股酸痛。球王認為如果舉國的政要，都有同樣提導誘掖的精神，我國的體育真不愁不飛黃騰達了。

球王說他愛昆明的天氣（四時如春，但冷起來要生火盤），他愛昆明郊野的明媚，他愛昆明的溫泉，人各一室，躺身池中，萬慮全消，飄飄然有出世之想。但他最愛昆明的友情，他們逾格的款待，使他永銘心版，終身懷記，昆明啊！何日再來探望你？（未完待續）